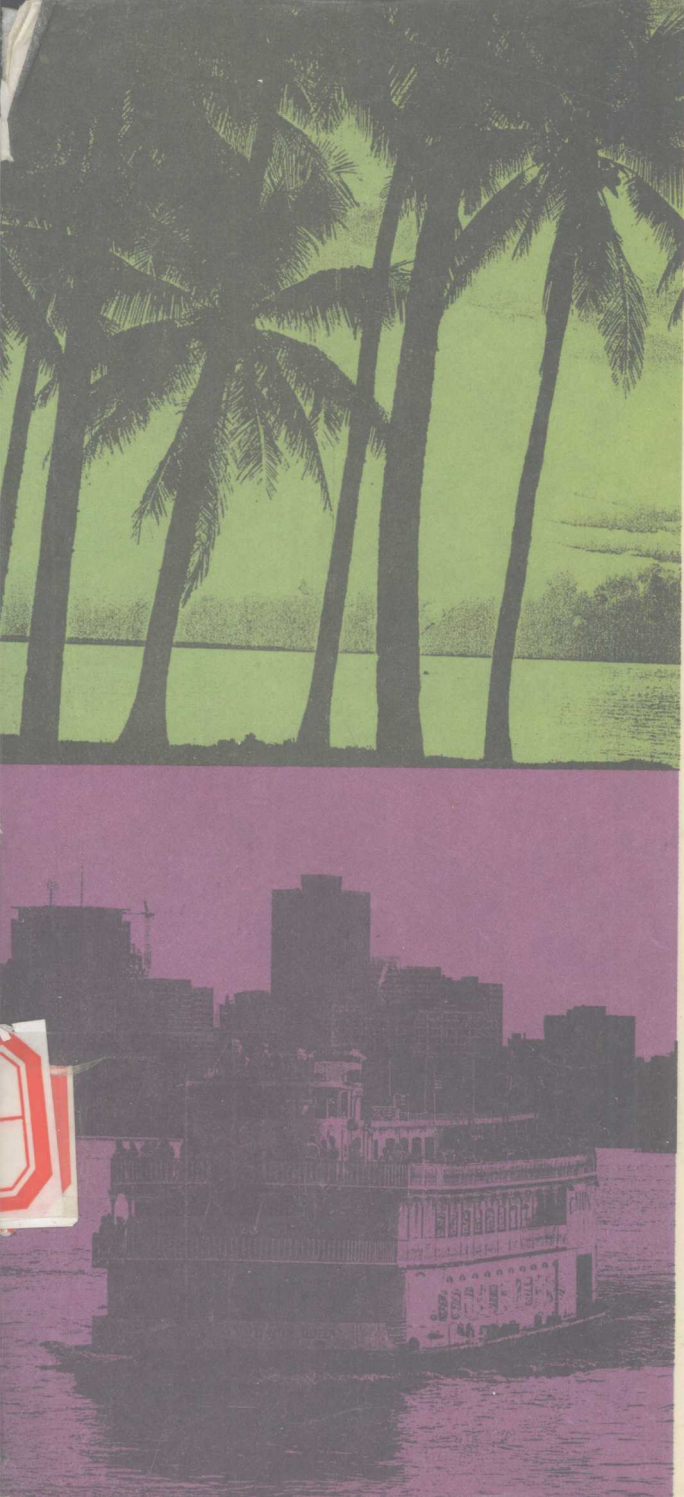


台港澳暨海外
华文文学大系

长沟流月去无声

小说卷

(一)



台湾现代文学

中文文学大系

长沟流月去无声

· 小说 ·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

小说卷(一)

长沟流月去无声

陈素琰 编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3·北京

(京) 新登字 191 号

书名 长沟流月去无声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散文卷(一)

编者 《大系》编委会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3.875 印张 336 千字

版次 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1993 年 8 月 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382-X / I · 201

定价 11.20 元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 华、马文蔚、王保生、杨匡汉、张起良

章利阜、董伟康、谢 冕、楼肇明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各卷编选者

小说卷 王淑秧、陈素琰、张葆莘

散文卷 楼肇明

诗歌卷 亦 夫、张颐武、杨匡汉、谢 冕

戏剧卷 王保生

电影文学卷 严 平

报导文学卷 王保生

文论卷 王保生

本册责任编辑 张纯

装帧设计 雪村

前言 乱世儿女的家园情结

陈素琰

本世纪中叶的台湾地区，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年代，堪称“乱世”。一方面，一场残酷的世界大战之后，统治这个中国岛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日本侵略者撤离了，在它身后留下了一片战争的荒园。台湾省人面对废墟焦土，他们要找回自己的村庄，重建自己的田园；另一方面，由于时局激变，国民党军队败退到这一孤岛，随之流离台湾地区的大陆人员竟达二百万之众，他们离开了家园故土，来到这海岛孤疆。“一个人的归宿是在他自己的村庄。”T·S·艾略特的这句话同时呼唤着下列两种人：一是被外族践踏，家园破碎的本省人；一是刚刚离开故土从大陆来台的外乡人。他们都在寻找自己的家园村庄。这是当时居住在台湾省的人的共同心理状态，我们把这种心理状态称为乱世儿女的“家园情结”。而这种情结投影到文学上，则形成台湾地区文学尤其是小说的互为联结的两种现象：一个是乡愁文学；一个就是“乡土”文学。

从二十年代开始，在“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和传播下，台湾地区也开始有了新文学，但从它诞生起，就具有浓郁的地域及民族色彩。这是台湾地区特殊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台湾省位于亚热带，四面环海，气候和暖，雨量丰沛，树木葱茏。丹纳在他的《艺术

文学》中曾说，潮湿而肥沃的尼德兰平原，富足的生活，饱和的水汽养育了鲁本斯的《甘尔迈斯》，其中充溢着自由、舒展，甚至带有某种放荡的艺术氛围。如果按丹纳的说法，这儿也应是产生鲁本斯的地方。

可是，由于社会人文环境的严酷，却决定了台湾省人和台湾地区文化的另一种气质和氛围。一个多世纪以来，直至1945年光复为止，台湾始终是外族的殖民地。由于外来势力的压榨，宝岛贫瘠化了。破衣赤足的台湾人为卑微的生存而燃烧生命。吃苦、隐忍、坚毅而富反抗则是台湾人经年累月培育成的气质品格。又由于大海的阻隔以及外来的侵略，他们又形成一种固守本土的乡意识。根植于此的台湾省本土作家，他们同样经受这种残酷的生存体验。他们似乎与生俱来的就拥有鲜明的民族情感与乡土追寻。

台湾地区乡土文学的先驱者赖和、杨逵、吴浊流在日据时代，就以自己民族的文化与殖民地文化抗争。吴浊流在隐秘状态下创作长篇《亚细亚孤儿》，倾诉了台湾人没有祖国，没有家园，到处被放逐的孤儿心态，渗透着强烈的悲痛和愤恨。李乔说，赖和在日据时代奠定了“写实主义为主流的反抗文学，最具人道主义的平民文学”传统。老一代作家在艰难中奠定的乡土文学传统，为后来者所承继。在台湾省，乡土文学这股血脉，始终没有断流。随着时间推移，艺术的更新，台湾本土作家和乡土文学业已产生新的品质，犹如不死之鸟，几度从灰尽中重又飞翔。

五十年代，由于台湾本省作家和大陆来台作家蓬勃兴起，应该说，是台湾文学的真正发韧期。1945年台湾光复后，本省作家相当寂静。由于创痛巨深，他们如置身于荒原之上。但他们在废墟上默默耕耘，在台湾文坛上保有了乡土文学的地位，产生了战后第一代乡土作家。其中有钟理和、钟肇政、郑焕、林钟隆、廖清秀、张彦勋、文心，稍后有郑清文、李乔等。余光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总序中也说：“本省作家在文坛上露面较晚，但成

就不容低估”，并强调他们在小说中的独特地位。

这一代人在战争结束时，虽然较年轻，但他们有过日据时期的痛苦经验，受过侵略者的损害，心灵留有旧痛。他们的创作，离不开战争的阴影。钟肇政、廖清秀、文心、李乔都有长篇问世，力图展示台湾省人在外族统治下的苦难历程。彭瑞金在《追寻迷惘与再生——战后吴浊流到钟肇政》一文中说他们的创作仍然是“异族统治下亲自经历的日据五十年带给台湾人民的灾难、痛苦，战争造成的贫穷匮乏，祖先开荒拓垦留下的朴实刻苦精神面貌，成为他们小说主要的主题。他们看似无意地反复借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克服灾难的经验述说他们的爱和恨……”。李乔在他的短篇集《山女》序中也说，此集是留有他生长小山村可怜而善良老百姓在异族统治阴影里的生活貌。我们收选他的短篇小说《桃花眼》，留下日本统治时期台湾社会的真实影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最黑暗日子里一对青年男女的惨痛的爱情悲剧。悲剧的根源来自台湾社会传统习俗，和日本侵略者残酷迫害。小说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双重色彩。

而以热烈的乡土情怀，真挚的悲悯笔触，去写勤劳而穷绝的农人及其它劳动者，呈现台湾社会的苦难、凋敝的历史景观，则是进入五十年代以后的乡土作家小说创作的主要现象。钟肇政是一位不断在探索中求新的作家。在五十年代，他的作品笔触细腻、气氛浓郁，基本是以写实手法，揭示台湾地区的苦难现实《梅雨》、《大嵙崁的呜咽》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沉滞气氛，使你感受那时台湾农村封建桎梏的重压。《大嵙崁的呜咽》中，那位死去的哥哥，活着时只能以半真半假的精神愚傻来承受和躲避人间的冷酷，最终只能以死来彻底逃避旧势力的谋害。

钟理和自己一生贫病交加，在46岁盛年即逝去。他常常以真的人事来构制作品，留下一幅幅赤裸裸的现实图画。《贫贱夫妻》即是作家自身生活的写照。而一系列故乡人中的阿煌叔（《阿煌叔》），

青年时也曾英俊勃发，充满活力，可是，他却越干越穷，最后陷于穷愁潦倒的境地。其它如文心《祖父的故事》、廖清秀《阿九与土地公》中的人物均与阿煌叔同样遭际。他们也都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社会却把他们驱向深渊。张彦勋的《捕蛙父子》，气氛比其它作品略感轻松，文字简洁明快，父子俩的捕蛙艺术也令人神往。尤其父子之间的情愫，在那沉重冷酷的社会中，使人获得些许的慰藉和温暖。但，毕竟父亲垂垂老矣，年青的儿子将要接过父亲肩上的生活重负。日后，他要独自在坟场边辛勤捕蛙以维持全家生计。仔细品味，在文字背后，又何尝不是充溢着一股悲凉凄清之气呢！

读这个时期的台湾地区乡土作品，常使人联想起鲁迅、叶绍钧、王鲁彦笔下的人物与整体的悲凉气氛。他们与“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写农村题材的作家相近，是以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立场从客观视角去审视农民。他们有高度爱心，同情劳动者的悲苦与穷困，同时又敏感和不满于他们的落后与愚钝。总之，这些作家直面人生，社会意识很强，像鲁本斯那种浪漫气质、幻美追求在此绝对无缘。

甚至连那种特有的风土人情、传统生活方式的乡村文化色彩也不浓厚。现实生活的沉郁驱走了作家心头那怕只有一点残留的对于绿岛诗意的感受。郑清文《水上组曲》可算是难得的佳作。那古老的渡船口，依江栉比的低矮木屋，隐隐可现的妈祖庙的飞檐，那位渡船工对家住渡口边常在石阶上洗衣的女人默默的思念与等待。以及，他在小镇发大水时刻，意识中活动着祖父当年敢在暴风雨里下水，为村民们救过被水冲走的活猪，而决定像祖父一样跳下狂涌的渡涛中去救人的心理活动，均极动人。郑清文写的是一个迂缓节奏的乡村小镇的传统生活和先人们留下的古老道德人伦。作品渗透着乡村文化的抒情性，这可算是被现实生活的疲惫驱赶之余罕有的一幅乡土风情画。

应该说，五十年代台湾地区文学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一批内地羁合作家的“乡愁”作品。历史上任何一场离乱之后，在文学上总可以找到它的投影。由漫长的时间和遥远的空间组成的中国文学史，由于历史上的战乱流年，人生的苦难频仍，向来就有戍边或羁旅、宦宦在外的思乡文学创作传统。在中国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政治大变动中，有二百多万人流离台湾省。这帮乱世儿女乡思绵绵。他们之中不少人，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年轻人，其中如原来就是大学毕业或肄业的一群知识女性，如林海音、孟瑶、琦君、潘人木、端木方……以及一批供职于军旅的文化工作者，如彭歌、朱西宁、司马中原、段彩华等^①，他们各自寻觅，不约而同地找到文学这方净土，以寄万里归心，写出各式各样乡愁作品。这些作品大抵是怀旧之作，沉缅于往昔繁华的忆念之中；一部分则写来台人员小人物的现实困境，在委琐卑微之中流泻着人世沦亡的哀戚。当时女性与军中作家两支力量实力雄厚，形成五十年代台湾地区文学的新局面，甚至也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段奇异的景观，并与已经断裂的“五四”文学产生了联结。

这些人进台之初，普遍存有“追回失去的天堂”的政治幻梦，几年间具有强烈政治意念的作品也曾喧闹一时。可是，历史无情，随着时间流逝，幻梦破灭了，他们也由追寻旧梦的狂躁、焦灼的外化状态，逐渐潜入内心。离别家园的戕割之痛与思乡之苦，愈加凝聚为意识深层的家园情结。这些经过心理积淀而受到醇化的作品，较之以往那些成篇急促的作品，也更具艺术感染力。

椰风蕉雨的温暖南国安放不了浪者的一颗愁心。维系他们心灵的归宿，依然是那失却的家园。“他们全患了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我写那些小说的时候，和他们一样想‘家’”。（聂华苓：《台湾轶事》前言）从这些话中，可以见到当时作家们的

① 这些作家的成就多在小说方面。

普遍写作心态。有的作家就把这种在心灵奔突的思乡病加以具象化，成为“具象化乡愁”^①，譬如艾雯《弟弟的婚礼》就写一对素昧平生的青年人，他们在时局动荡中流寓台湾省，在异地相逢。小说以曲折的情节和故事，以人物艰危遭际，写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沦落异乡的困顿与凄苦之情。在小说的结尾处有这样的描写，其中遭受精神沉重打击的女主人公，在重病的昏迷的恍惚之中：好似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嘴中喃喃梦呓着“回家了”，“回家多好”！小说充溢着强烈的思归感情。

而聂华苓自己的作品《一朵小白花》、《珊珊，你在哪儿？》则把这种思归之心表现出一种今非昔比的浓重失落感。在她笔下的珊珊，代表青春、纯洁、爱情、理想，可是，她从心的深处发出呼唤：“珊珊，你在哪儿”——珊珊是已经失去的再也找不回来的过去。《一朵小白花》中，过去在重庆的一位中学的同窗好友，现在已是一个整日陷入刻板公务身穿铁灰绸子衣服，脸上结着冰的中年妇女。可是当好友重逢一起缅怀往事时，她们又唱又笑，顿时充满生气。以黯淡现实对照难忘往昔的追索，回忆和怀旧成了某种抚慰和补偿。

回忆和追索往事成了当时乡愁作品主要题材。尤其是这些女性作者，情感细腻，文笔委婉，常常能以过去身边琐事，透出回肠荡气的心曲的哀愁。琦君就是以她某种潜在性的精神格调和风韵而享誉台湾省文坛。她是散文名家，可对小说也有“浓厚的兴趣”。由于自幼家学谨严，深受中国文化渊源的浸润，尤其具有古典诗词的功力，这使她的小说有着难能可贵的含蓄蕴藉。她喜欢在作品中引用诗词名句，如“留予他年说梦痕，一草一木耐温存”、“松林细语风吹去，明日寻来尽是诗”，这都是她极喜欢的往日的——一草一木，松林细语，这些他年轻轻淡淡的梦痕，如今追索起来，

① 齐邦媛《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前言。

都成了格外耐人温存的诗意。作品中有了这些诗词佳语的点化，无形间凭添了一番含蓄与韵味。《长沟流月去无声》、《七月的哀伤》是琦君较满意的具有乡土气息的怀旧之作。“长沟流月去无声”也是引自陈去非的一句词。优美的意象与语言空间构造的至妙意境，写出往日那一段十分令人眷念而又不可追寻的未了情。怀念过去而又不可追寻的伤感和怅惘，似乎是当时整个时代的典型情绪和审美基调，所以我们借《长沟流月去无声》来作为我们编选的这本五十年代台湾小说的篇名。

要是说琦君以她的委婉可人，余韵袅袅来牵动人情的话，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却透出深沉的悲凉之气。童年是天真的、欢乐的，但她笔下小英子却过早地感受到人生失落的凄凉与悲寂，这是与时代的整体气氛和个人的切身经历相吻合的。

林海音绝大部分回忆作品都围绕着对女人命运的思考这个古老命题。《城南旧事》中的几个女人都是不幸的。其中宋妈嫁的是这样一个丈夫：一口黄板牙，每次牵着毛驴儿进城来就是向宋妈拿钱。宋妈留家让照看的一子一女，一个因病而死，一个送了人。用这样的男人与宋妈相比，体现出作者对男性社会挑战的意味。她的《烛》，揭示了一大多妻制给女人留下的精神与感情难以忍受的痛苦。《烛》中的奶奶，每晚一到对面房间传来的低声笑语时，那种精神折磨是令人心悸的。她只有隐忍，隐忍到生理和精神失常，直至生命终结。

当时曾有不少写旧式家庭，同情妇女命运的作品，充满“五四”时代的遗风流韵，其中繁露的《小姨》留下了一个有胆识、有魄力的坚毅的旧式女性的形象。

怀旧之作，遍及文苑。当时服务于军队的男性作家，他们大都也是写过去的乡野奇闻，是一种变相的思乡作品。如朱西宁的《铁浆》，司马中原的《野烟》，邓文来的《野狼》等，这些作品与女性作家所不同的在于风格的迥异。譬如《铁浆》饱含世代没落的沧

桑之慨，其中以血肉相拼的刺激性是女性作家的作品所不可见的；他们作品中那种粗犷、震撼、阔大、浑厚的力量与慷慨悲凉之气，也是女性作家所难及的。

对往昔如此痴迷，那么面对现实总难免有今非昔比的遗落，加之一批乱世儿女在动荡变化的社会中，面临经济的和心理的压力，求职、婚姻、子女等诸多实际问题的解决也绝非易事。这种经验感受致使文学中出现了描写小市民知识分子灰色卑琐人生的作品。大多数是反映他们所熟悉的下层公教人员各色各样遭际和境遇。他们大凡薪俸不高，生活清苦，且“整日面目不变，真也俗得刻板乏味”。潘人木是写公务员生活的高手。她的《哀乐小天地》，写的本是一个清苦的小家庭，但却能相濡以沫，全家充满慈爱，并常在狼狈困顿之中插进一些小小喜剧，更叫人“满腹心酸”。作者机智、诙谐，能把小教员的凄苦写得缠绵委曲，哀而不伤。

孟瑶的《孤雁》是一篇饱含人生体验的深沉之作，也是一篇艺术水平较高的短篇佳作。它写一个老公务员去到儿子家为孙子庆祝生日，在买礼物、挤车、在儿子家喝酒、再独自回到街上徘徊，这短短过程，始终贯穿着老人极其丰富、微妙的心里活动。小说把一个老公务员的孤雁般的孤寂写得令人心碎。这也许不仅是一个老公务员的带有特定时代色彩的个人感遇，而是一种人类普遍的不可避免的人生痛苦之谜。人近黄昏的悲楚，人与人的隔绝与孤独，带有人类永恒的悲剧色彩。

孟瑶的《阔别》、高阳的《乞女》发生在生活已经稳定后的事情，时间已过去十几年，但过去留下的缺憾，总也不能忘记。或是想要找回过去钟情而现在已有家庭的人，或是当年拜托朋友寄养的爱女。这当然是乱世的产物。痛定思痛，力图弥补心灵残缺与创伤的一角，但终究都未如愿以偿。其中道德的约束并非主要，而是时间无情，人事已非，尽管旧情如丝，毕竟心灵的缺口总不能

像物那样弥补如新。也许人生本来就是残缺的。

这批作家对台湾地区现实生活面的关心，在五十年代并不很广，因为生活本身变化还较为迂缓。旧街窄巷中的妓女，是一个古旧的命题，但却也是台湾社会现实问题。杨海宴的《矮檐下》，司马中原的《洪荒》，仍然关注同情这些女人的命运，但已经不是古典剧式的那浪漫热情写出的人道同情，而是很少文饰的赤裸裸写出人与人的金钱关系或肉欲需求。而人在欲望与习俗双重压力下与人类文明与人的尊严发生的冲突，在《洪荒》中，司马中原的思考也发生迷惘困顿。

以上我们以乱世儿女的家园情结来大致概括和介绍了五十年代台湾地区小说的创作面貌。但必须说明的是用“五十年代”，这只能是一个大体的说法以示“代表”，并非严格的纪年。我们编选时，考虑到作品艺术的质量和风格的一致性，把个别作家六十年代的作品也包括在内，而在五十年代末已开始兴起的《现代文学》的白先勇等作家作品则予以割舍，留待下一个专集选载。

目 录

(081) 语 孟	新 原
(008) 语 孟	陈 素
(019) 木 人 歌	谢 天 小 永 家
(152) 文 木 歌	楚 楚
(248) 雯 艾	井 源 的 紫 紫
(272) 苓 半 奏	其 白 小 朵 一
(298) 草 月 雅	陈 素 琰 (1)
(308) 人 墨	钟 理 和 (1)
(316) 贫 贱 夫 妻	钟 理 和 (12)
(316) 阿 煌 叔	钟 肇 政 (21)
(316) 梅 雨	钟 肇 政 (26)
(316) 大 崙 炭 的 呜 咽	张 彦 勋 (42)
(316) 捕 蛙 父 子	廖 清 秀 (50)
(316) 阿 九 与 土 地 公	文 心 (58)
(316) 祖 父 的 故 事	郑 清 文 (68)
(316) 水 上 组 曲	李 乔 (89)
(316) 桃 花 眼	张 爱 玲 (106)
(316) “ 五 四 ” 遗 事	林 海 音 (117)
(316) 烛	林 海 音 (127)
(316) 驴 打 滚 儿	琦 君 (142)
(316) 七 月 的 哀 伤	琦 君 (160)
(316) 长 沟 流 月 去 无 声	繁 露 (176)
(316) 小 姨	

孤雁	孟 瑶 (189)
阔别	孟 瑶 (200)
哀乐小天地	潘人木 (210)
摸梦	端木方 (221)
弟弟的婚礼	艾 雯 (243)
一朵小白花	聂华苓 (277)
他她它	郭良蕙 (291)
二妈	墨 人 (303)
前尘	杨念慈 (319)
象牙球	彭 歌 (329)
铁浆	朱西宁 (343)
偶	朱西宁 (356)
乞女	高 阳 (366)
矮檐下	杨海宴 (383)
野烟	司马中原 (392)
洪荒	司马中原 (403)
鸟叫	段彩华 (415)
野狼	邓文来 (426)

贫贱夫妻

钟理和

垃圾

下了糖厂的五分车，眼睛往四下里搜寻，却看不见平妹的影子。我稍感到意外。也许她没有接到我的信，我这样想，否则她是不能不来的，她是我的妻，我知道她最清楚。也许她没有赶上时间，我又这样想，那么我在路上可以看见她。

于是我提着包袱，慢慢向东面山下自己的家里走去。已经几年不走路了，一场病，使我元气尽丧，这时走起来有点吃力。

我离开家住到医院里，整三年了，除开第二年平妹来医院探病见过一次，就再没有见过，三年间无日不在想念和怀恋中捱过。我不知道这三年的日子她们在家里怎样度过，过得好或不好。虽然长期的医药费差不多已把一份家产荡光，但我总是往好里想她，也许并不是想，而只是这样希望着也说不定。我愿她们过得非常之好，必须如此，我才放心。

固然我是这样地爱她，但是除开爱，还有别种理由。我和平妹的结合遭遇到家庭和旧社会的猛烈反对，我们几经艰苦奋斗，不惜和家庭决裂，方始结成今日的夫妻。我们的爱得